

校园文学丛书 ■

岁月留香

红气球 蓝太阳

刘孝存◎著

○ ○ ○

红。红。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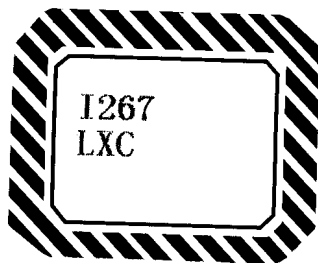
从早到晚，屋里一片红光。

红光中到处都有她的影像；熟悉的。亲切的。甜蜜的。她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她回报他每一个眼神。她为他的每一次欢乐欣喜，她为他的每一次苦恼忧伤。

华文出版社

红气球 蓝太阳

刘孝存◎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气球·蓝太阳/刘孝存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 9
(校园文学丛书·岁月留香)
ISBN 7-5075-1906-6

I. 红...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7049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 net

电话: 010-63370164 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12 印张 98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5000 册

(全十册) 定价: 198 元

目 录



目 录

红气球·蓝太阳	(1)
今夜静悄悄	(9)
金池楼影	(17)
五尺男子汉	(21)
红地毯	(25)
礼 貌	(28)
悔	(31)
印 象	(34)
出 走	(37)
叠 影	(39)
照 像	(42)
录音报告	(46)
你我他三重奏	(50)
远方的星	(58)
厂报记者	(62)



红
气
球

蓝
★
太阳

鹊 桥	(66)
有情人的秘密	(70)
黄 昏	(92)
无 言	(95)
大女独自出远门	(100)
生活启示录	(106)
领 奖	(116)
追	(119)
第一笔	(121)
基本功	(124)
观 察	(127)
积 累	(130)
阅 历	(133)
叙述与描写	(136)
细节难找	(139)
有话则短	(142)
首尾相合	(145)
“欧·亨利式”结尾	(147)

目 录



修 改	(150)
标点符号的故事	(153)
读书的方法	(156)
读书的颖悟	(159)
藤下夜话	(162)
时 间	(169)
位 置	(174)
那时，我们还年轻——给郭路生（食指）	(178)
皮影人	(182)
风雨白洋淀	(186)
长城七记	(190)
杯外说禅	(194)
山的“神话”与“非神话”	(200)
诗人与爱情	(206)
心系北运河——刘绍棠和他的故乡	(210)
留在扉页上的题字	(213)
我你他她的独白	(218)
江湖随想录	(229)



红气球·蓝太阳



红气球·蓝太阳



红气球

红。红。红。

屋子里一片红光，从早到晚。

这个小天地是属于他的，从早到晚。

冲胶片，洗印，放大。一长条一长条或者一个个的灰暗的、黄褐的格子，突然大放异彩，魔术一般地显露出来了，清晰起来了——

临门一脚的镜头。

拥挤上车的一瞬间。

吃西瓜的小男孩和噘着嘴的小女孩。

刘欢。费翔。张艺谋。

偏爱的是一个女人的照片。他精心放大的，压在桌上的玻璃板下。



不知姓名，却每天把她呼唤；

不会说话，却经常和他交谈。

红。红。红。

从早到晚，屋子里一片红光。

红光中到处都有她的影像：熟悉的。亲切的。甜
蜜的。

她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她回报他每一个眼神。
她为他的每一次欢乐欣喜，她为他的每一次苦恼忧伤。

下班的时候，红光熄灭了，她的影像也随之消失。

几分不舍，几分惆怅。他再一次扭开电门，再一
次和她会面。然后才说一声：“明天见！”

夜间，他重温旧梦；第二天一早，匆匆上班来，
就像情人赴约一样。

周而复始，从雨到雪。

一个风和日丽的节假日。

在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

他百无聊赖地闲逛着，羡慕地望着一对对挽臂拉
手的情侣。忽然——眼睛发亮了，他发现了她！

真的是她，一点儿不错。

怎么能错呢？头发、眉毛、眼睛、鼻子、嘴，还
有那微笑的神情，都镌刻在他的眼目中、心灵上。即



使在花花绿绿的人群中，他也会一眼把她认出。

你也休假么？买点什么？

唔，她手中拿着一个大红气球。红艳艳的，一团火，一片霞。

从人群中走出来，脚步匆匆。

他急急地尾随着，好像慢一点，就会永远失去什么。

穿大街，过小巷。

她走进一条胡同。

他跟进一条胡同。

猛然间，从一个门里跑出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

“妈妈——妈妈——”

扑过来了。她将小男孩抱起来，在粉嫩的脸蛋上亲了一下。

“妈妈——妈妈——”

嘭！

红气球爆炸了。

眼前一片红光。

红光里，他再也没有找到她的影像。



蓝太阳

傍晚从公园回来，他被叔叔叫住了。

“你干什么去了？”

“我……”

支支吾吾。可是他从来没有撒过谎。可是他又不能说实话。可是他最后还是实话实说了。

叔叔表情严肃，告诫他：那种事情是不能看的！

他涨红脸，点点头说：记住了。

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能看，电视片上的叔叔、阿姨都是那样的；在幼儿园，他和小朋友们也做过那样的游戏。

过午阳光明晃晃。

他钻进绿色长椅后的树丛，躺在书包上背诵刚刚学过的课文：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背熟了，也累了，昏昏恹恹地就合上了眼，迷迷糊糊地就睡着了。



嗡嗡的蜜蜂扰了他的困。

可是一醒来，他就再也不敢动弹了。

绿色长椅的下边露出四只鞋：一只棕色的皮凉鞋，另一只也是棕色的；一只白色的高跟鞋，另一只也是白色的。有鞋就有脚，有脚就有腿，有腿就有人……

明白了：又遇上了叔叔不准看的那种事情。

不能看，因为他说过：记住了。

于是不敢弄出声响，于是一动不动地躺着。

怎么白色的鞋只剩下一只了？另一只哪儿去了？
绿色的长椅遮住了一切，他想起了不能看的事情。

不能看！

记住了。

失去的那只又出现了。现在还是四只。

“一、二、三、四。”

“b、p、m、f。”

可是又失去了一只白色的。它哪儿去了？

问题是两只白色的都不见了。但却不见有人走开。

……不能看的事情。

不能看！

记住了。

四只鞋都不见了。大概人已经离去。可以出来了



红
气
球

蓝
太
阳

吧？四只鞋同时落下来。一棕一白，分列左右；另外的一棕一白，绞在一起，是谁放错了位置？真想过去把它摆过来，但又不能。

……不能看的事情。

鞋也不能看么？为什么忽儿四只，忽儿一只，忽儿两只，忽儿三只，忽儿全都不见了？是谁老动它们？如果摆在商店的柜台里……哦，那多好玩！两棕两白，一棕一白，两白一棕，两棕一白……

有点痒。一只大蚂蚁。

可是不能动。

在敌人的前沿阵地潜伏也是这样的。

藏猫猫也是这样的。

一棕一白，一白一棕。

不能看！

记住了。

两只蜜蜂。

嗡嗡哼哼……

鞋能不能变成两朵花？一棕一白。可是没有棕色的花。

嗡嗡哼哼……

哼哼唧唧……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鞋是走路用的。为什么它不走？干嘛绞在一起打架？鞋也会打架？别打架，别打架。鞋店里的鞋都是一双一双地摆在那儿的。你要是试鞋只能穿一只。唔，有人在试鞋。这只不行换那只，那只不行穿这只。同时穿就要打起来。不对，不对，叔叔说那是怕人不给钱就穿走。有穿起来就跑的人么？是男的跑，女的追；还是女的跑，男的追？电视上都是女的跑，幼儿园里也是这样。叔叔还说，外国有个“加拿大”，国内有个“大家拿”。

嗡嗡哼哼……

哼哼唧唧……

太阳西斜，依旧明晃晃。

他轻轻地将蓝色的短袖衫撩起来，遮住脸，遮住眼睛。

咦？太阳是蓝色的。

长椅不见了，鞋子不见了——无论棕，无论白。

迷迷糊糊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鞋子在走。一白一棕，一棕一白。是童话里的魔鞋吧？穿上魔鞋就可以飞起来，到哪儿都行。假如我



有只魔鞋多好！也是一棕一白？对。我一只，同位子的杨玲一只。可一人一只怎么走哇？也绞在一起？

拉开短袖衫的时候，已临近黄昏。想爬起来，可是没发现那一棕一白，一白一棕。

不能看！

也不能想么？

那大人为什么那样？叔叔也有一双棕皮鞋，叔叔的女朋友也有一双白皮鞋。

一棕一白，一白一棕。但再也没有出现。

认准鞋子真的走了，他才起身回家。

傍晚从公园回来，他被叔叔叫住了。

“你干什么去了？”

“我……”

支支吾吾。可是他从来没有撒过谎，可是又不能说实话，可是他最后还是实话实说了。说罢，还直勾勾地盯着叔叔脚上的棕色皮鞋。

叔叔笑了，说：你真傻！

他暗暗地想：太阳是蓝色的。

今夜静悄悄



今夜静悄悄



夜，静悄悄。

好像一切都睡着了。这个靠近郊区的大城市的一角，本来就比市中心安静得多。但民警马德清不这么看。风高月黑，夜深人静，正是违法犯罪分子活动的时刻。他常常羡慕猫头鹰的眼睛，可以在暗夜中准确无误地发现田鼠。因此，每当夜幕低垂，他都习惯于在自己的管段之内巡视一番，及时发现些蛛丝马迹，防患于未然。

他不是老警察，今年刚三十出头，身子骨不算单薄，面皮却很嫩，看上去有些文质彬彬的样子。在部队的时候，他当过警卫战士，学会了擒拿、格斗术。当然，做为一名合格的户籍治安民警，光凭这点还不行，重要的是责任心和熟悉自身的业务。由于他走勤，脑子好使，三年以来，他对本管段的街巷、门户、



居民相当了解，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夜，静悄悄。天空好像撒下了黑色的网。网是有洞的，因此，马德清仰面向上看，可以看见清冷的星光和云的儿浮动。出了派出所，他首先来到靠护城河边上的一片小树林。每天早晨，这里除去跑步和打太极拳的，还有许多遛鸟的。一大早，鸟笼子挂上树梢，鸟儿便一声一声地叫，清脆、悦耳，有时还能招来一两只天上的飞鸟。但一到晚上，这里就人迹稀少了。在黑糊糊一片风吹树叶响的冥冥之中，连热恋中的情侣也很少有胆量涉足。静悄悄的昏暗角落里，可能有一双贼眼在盯视着人们的背影。马德清最清楚，常到这里来的是附近的“小痞子”。他可以叫出他们所有人的名字，甚至绰号。这还不算，他还知道他们所有人的身高、相貌、特点、性格、脾气、所在单位、家庭情况及他们的“行话”，在暗夜中不见面目他就可以从话音中听出是谁。

对于这些不法的小家伙，马德清丝毫没有好感。几个小痞子，是害群之马，常常搅得四邻不安。小树林中发生的案子，大多与他们有关，有的或许就是他们勾引来的外片人干的。他们全在派出所“挂过号”，



有的是“二进宫”（两次进过公安局），有的是某案子的嫌疑犯。不过，他们的年龄都不大，最大的也超不过二十三岁，最小的还在上学，十五六岁。虽然马德清对他们没有好感，他们却敬畏马德清，一照面，就会点头缩脖。

“老马同志嘛，您忙啊？”

“怎么没上学？又在外边瞎转悠！”

“哪呀？您看，我给我妈抓药去……”

马德清看也不看，知道他们张嘴没实话，撒谎不脸红。他一边推自行车走，一边说：

“你可得注意点啊！”

“好啊，您哪！姑德拜！”

马德清厌恶地哼一哼鼻子。他听不惯这些油腔滑调。

此时，他沿小路向小树林走来。但树林里悄然无声，既没有明灭不定的烟火亮，也没有闪动的身影和偶而响起的怪笑声、叫喊声。他有一种预感，好像要出什么事！做为一个民警，他当然希望街道安静，管段安宁，但今夜似乎有点安静得出奇。安静，并不意味着平静，也许潜藏在后边的是危机。怪事！这些家

